

今日是大雪节气，凛冬将至，取暖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。在十堰，近期各个小区已陆陆续续供暖。在没有现代暖气和空调的中国古代，古人是用什么方法来取暖，度过漫漫寒冬的呢？

■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古人在冬天如何取暖

几千年前就有地暖和壁炉

4600年前就有“地暖”

据考古发现，生活在距今28万年前的辽宁营口金牛山人已经学会在火堆旁堆垒圆形的石头圈，用以保存热量取暖。距今4600年前的仰韶文化姜寨遗址的先民们，则把金牛山人在山洞中点燃的火堆转移到屋内。姜寨人会在房屋中心挖出一个小坑，四周垒上砖石，中间用以做饭、取暖，这就是最早的火塘。

春秋时期，宋国有个叫柳的宦官深得宋平公宠爱，但太子很讨厌他。公元前532年，平公薨逝，太子即位，是为元公，欲杀柳。当时正值国丧，元公要披麻戴孝守灵长坐，按礼制不能穿狐皮大衣、坐熊皮暖席，冻得浑身发颤。柳就用炭火将元公座下席位烤暖，等元公要入座时再撤去炭火，让元公暖暖地坐下。元公大喜，等到国丧结束，对柳“又有宠”。

早在魏晋时期，东北就已有用“火炕取暖”的记载。清朝定都北京后，将白山黑水间的“火炕取暖”发展为紫禁城的“火地取暖”。工匠在宫殿下面铺设地下火道，在殿外一人多深的坑洞（即灶口）烧炭，使热气通过火道传导到殿内地面，不但散热面积大，热量均匀，实现地暖的功能，而且没有烟灰和粉尘污染。

康熙年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，对紫禁城的地暖赞不绝口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：欧洲的炉子立在房间里，像小灶一样。紫禁城的炉子在室内不占地方，热量通过火道传导到室内，这些火道完全铺设在地板的下面。按照欧洲取暖的方法，在双足还冷时，头已很热了。在北京双脚却总是舒适而暖和，适度的热量均匀地充满在房间的每个角落。

秦王洗澡有壁炉

寒冷冬日，让人最难下决心之事莫过于洗澡。但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咸阳宫殿中，秦王却不难下这个决心，洗澡可以随时安排。这不是因为秦王意志力强大能战冷风斗寒气，而是建筑师们为他设计了大型取暖设施——壁炉。

1974年，考古学家在秦都咸阳挖掘了战国时期的一号宫殿建筑遗址，这座宫殿除主体建筑外，还有卧室、过厅、浴室等。正是在浴室里，考古学家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壁炉。炉身用土坯砌造，炉膛为覆釜型。这种造型可以让热气在炉膛内充分回旋，也便于炉烟迅速排出。炉口前有灰坑，炉左侧则有存放木炭的炭槽，这一设计可以有效延长木炭燃烧时间，使室内长时间保持较高温度，不至于秦王还没洗完澡，温度就降了下来。否则君王一哆嗦，后果很严重。

椒房殿并不顾名思义，是房间内装满辣椒，让人大快朵颐吃辣椒取暖；而是将花椒及其花瓣捣碎，研磨成粉末，掺在泥中作为涂料涂在屋内墙壁上。花椒性温，用其涂墙，“取其温而芳也”，可以让室内不仅温暖如春，而且芳香四溢。

古代皇后寝宫一般就叫椒房殿。据《汉官仪》记载，“皇后寝宫称椒房，以椒涂室，主温暖除恶气也。”

用花椒涂墙取暖之法流传后世，西晋石崇曾“以椒为泥涂室”，与王恺斗富。南朝庾信有《梦入堂内诗》云：“雕梁旧刻杏，香壁本泥椒。”晚唐李商隐在《饮席戏赠同舍》中言：“兰回旧蕊缘屏绿，椒缀新香和壁泥。”

祖籍成都的北宋宰相王珪，则偏爱家乡四川的花椒。他在《宫词》（一说为花蕊夫人所作）中言：“楼西别起长春殿，香壁红泥透蜀椒。”在充满椒香味的屋内过冬，估计食欲也会大增。

当然，花椒涂料只能起到基本保暖作用，要在视觉和心理上更加温暖，人们还会在房间地面铺上毛毯，在墙上加挂壁毯，用大雁羽毛做成幔帐，以最大限度地锁住室温。这就是椒房殿的升级版——西汉未央宫的温室殿。



《琅琊榜》中梅长苏取暖用火炉。（来源于网络）

“被中香炉”很精巧

据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，西汉人丁缓发明过取暖用的球形小炉，因“可置之被褥中”，人称“被中香炉”或“卧褥香炉”。

香炉的结构设计类似今天飞机、轮船上使用的陀螺平衡仪，其球形外壳和中心的半球形炉体之间有内外两层同心圆环。炉体在径向两端各有一根短轴连接，支撑在内环的两个径向孔内，使得炉体能自由转动。

通过这一设计，内环能支撑在外环上，外环可以支撑在外壳的内壁上。炉体、内环、外环和外壳内壁的支撑短轴依次互相垂直，加上炉体本身的重力作用，可以使得香炉无论如何翻转，“炉体常平”，炉口总能保持水平状态，炉体内的火炭断不会倾覆外泄而带来皮肤烫伤或引燃被褥的危险。临睡之前，让此香炉在被子里尽情翻滚，便可祛除被褥中的寒气，暖暖地一觉到天明。此香炉不仅可以取暖，还可以用来熏香，因此又称“香薰球”“薰球”。

西汉司马相如的《美人赋》中有对“被中香炉”的描述，言美人闺房内有“金铉（即香炉）薰香”，但目前还没有唐朝之前的“被中香炉”实物发现。唐朝时，大人家已经广泛使用银制“被中香炉”取暖。

1963年曾在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一个直径50毫米的唐朝银制“被中香炉”，造型雅致，镂空精细。1987年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，就有两件鎏金双蜂团花纹镂空银制“薰球”，其中一件直径达128毫米。

若是将“被中香炉”加上外罩和小提手，便成了《琅琊榜》中梅长苏和

《甄嬛传》中小主们握在手中取暖的手炉。

手炉和“被中香炉”差不多同时出现，又称袖炉、捧炉，一般是巴掌大小的铜制炉体，有圆形、方形、瓜棱形等造型。在炉体中放入火炭，盖上有镂空花纹的炉盖，热气就会从炉盖的镂空孔洞中溢出。

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曾出土一件手炉，炉盖盖沿外侧有铭文“阳信家铜温手炉盖”，炉身下腹外侧有铭文“阳信家铜温手炉”。学者据铭文推测，此手炉应为汉武帝姐姐阳信长公主即平阳公主家用之物。

阳信长公主有过三次婚姻，先嫁平阳侯曹寿，不料丈夫和儿子曹襄都走在她前面；二嫁汝阴侯夏侯颇，结果夏侯颇后来因与父亲婢女通奸而畏罪自杀；三嫁大将军卫青，不到十年卫青就先于她病逝。公主去世后与卫青合葬，陪葬茂陵，故其手炉能在茂陵发现。

一件手炉，或许不能温暖公主的孤寂，但至少能在寒冷的冬日熨帖她的内心，给她带去丝丝暖意，让她即使无人同立，也能消度那欲雪的黄昏。

有人用手炉暖手，还有人却别出心裁，用他人御寒暖手。据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，唐玄宗的哥哥申王李撝“每至冬月，有风雪苦寒之际，使宫妓密围于坐侧，以御寒气”。李撝用美女做人墙阻隔寒气，是为“妓围”。

而玄宗弟弟岐王李范更是脑洞大开，“每至冬寒手冷”，又“不近于火”，不喜欢用火取暖，“惟于妙妓怀中揣其肌肤”，只有把手伸进漂亮侍女的怀中取暖，这就是“香肌暖手”。

百姓御寒用纸衣

无论是帝王标配的地暖、壁炉、椒房殿、温室殿，还是文人雅士的“被中香炉”、手炉、暖席，都不是平民人家能够消受的。尤其是在棉花尚未大规模种植、消费的唐宋时期，百姓御寒取暖只能另辟蹊径，那就是穿纸衣、盖纸被。

现代又轻又脆的纸肯定不能用来做衣服、缝被子，但唐宋时期的纸张多是以树皮为原料的皮纸。尤其是楮树皮纸，拉力强，耐折耐磨，坚韧敦厚，在控制好厚度和打浆度的基础上，是制作纸衣、纸被的上等材料。古人将楷书皮蒸煮后，加入胡桃和乳香增加其柔韧

性，压实加工做成厚纸，在里面纳进麻絮等，便可根据需要裁剪成纸衣、纸袄、纸被等御寒衣物。

宋代造纸业发达，官府经常在天寒时节给流落街头的乞丐发放纸衣、纸被。一些文人也喜欢纸衣、纸被绵软白净的特点，以穿纸衣、盖纸被为时尚雅号。陆游好友朱元晦曾寄给他一床纸被，陆游盖过之后觉得颇为舒适，遂写诗答谢元晦：“纸被围身度雪天，白于狐腋软如绵。放翁用处君知否？绝胜蒲团夜坐禅。”是为《谢朱元晦寄纸被》。